

❖ 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吗

Will We Meet Again Someday

拥有良知便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事。

❖ 给父亲的一封信

A Letter To My Father

爱你，就像你一直以来对我做的那样，
直到你渐渐老去。

❖ 世界因你而不同

You Make The World Different

尘封往事终将带你回到过去。

❖ 我之将死，却仍选择快乐

Randy's Last Lecture

虽然不能改变拿到手里的牌，却能控制出牌的方式。

❖ 逝去的守望者

The Late Catcher In The Rye

懂得拯救，就是救赎心灵。

那些生命中

温暖美好的事

THE BEST MOMENTS IN MY LIFE

讀者
文摘

美国读者文摘

编著

Readers
Digest

美国 02
读者文摘

Decade
Collection

十年
典藏

中國華僑出版社

那些生命中 温暖美好的事

THE BEST MOMENTS IN MY LIFE

美国读者文摘
编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生命中温暖美好的事 / 美国读者文摘编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113-2071-1

I. ①那… II. ①美… III. ①文摘—美国—现代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81579号

本书内容版权属读者文摘有限公司 (美国) 、读
者文摘远东有限公司、读者文摘亚洲有限公司所有。

● 那些生命中温暖美好的事

编 著/美国读者文摘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若 兰

特约编辑/钱其强 孙广洁

封面设计/荆棘设计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 × 970mm 1/16 印张/14.5 字数/200千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071-1

定 价/26.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 - 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感悟亲情：在小事中成就伟大的爱

你会不会突然间发觉，有那么多事要去做，觉得要去应付自己的痛苦以及那些深爱他的人的悲伤；然而，任何事情都没有使你产生放弃爱的念头。

003 仅有爱是不够的]

018 淡淡脂粉透深情]

023 车轮上的午餐]

027 我和儿子的十个月“美好”时光]

032 中年当上妈妈是个苦差事]

038 母子“心”团圆]

045 菲拉格慕的礼物]

050 “妈妈语录”里的人生智慧]

054 身为人父]

071 寻找我的姐妹]

078 给父亲的一封信]

085 我之将死，却仍选择快乐]

098 她，让生命永恒]

►传递友情：永远不放弃爱的念头

特蕾莎修女说过：“我们此生可能无法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是我们可以小事中成就伟大的爱。”或许我们不能改变拿到手里的牌，但可以控制出牌的方式。

105 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吗]

109 背包情]

114 冰球男孩]

121 用爱心接待朋友]

126 那些神秘的朋友]

135 宽恕的力量]

142 世界因你而不同]

152 “我感谢我的病人”]

►永不言弃：他们总是比别人行动的更早

只有勇敢面对自己的人，才能真正领悟生活的意义和成功的价值，绝不轻言放弃，就会活出真正的人生，活出与众不同的精彩

161 并非突然会演戏]

170 有能力的人应该替别人做一点事]

175 雪茄与乌鸦]

182 走进非洲的女主持]

188 音乐泯恩仇]

193 中美棱镜里的姚明]

206 眷村的故事]

213 逝去的守望者]

222 孩子，你要对自己负责]

、感悟亲情：在小事中成就伟大的爱

你会不会突然间发觉，有那么多事要去做，觉得要去应付自己的痛苦以及那些深爱他的人的悲伤；然而，任何事情都没有使你产生放弃爱的念头。

她是瑞典的一名普通女子，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爱着自己的孩子。可是她渐渐发现儿子与众不同——他被诊断为自闭症。作为母亲，她仿佛跌入了黑暗的谷底。然而，她没有时间哀伤，即使筋疲力尽也要四处求治，即使医生的话让她绝望，脚步仍不能停。她常常转过脸去擦掉眼泪，然后继续微笑地面对宝贝。

卢卡斯出生在寒冷的冬天。分娩的过程十分漫长。他出生后，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他就被医生抱走了，又是清洗气管，又是面部喷氧，折腾好一阵才被抢救过来。我第一次抱他，温柔的小身体躺在我的肚子上，感觉真是奇妙无比！我把双唇贴着他那细滑的前额，闻着他的气味。真希望有个瓶子能把这种感觉装进去。一个小小的瓶子即可，我可以不时打开瓶盖，重温生命的奇迹。

我跟他说话，他没有反应

卢卡斯两岁时，我开始意识到他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太安静了，不会摇头，也不会点头，想要什么东西只会用手指。如果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大声叫喊，拳打脚踢。

我跟他说话，他没有反应，喊他的名字他也听不见。我和丈夫柯勒开始怀疑儿子是不是失聪了。他真的听不到吗？但我一说“糖果”，他马上就会跑过来。

和他接近、接触十分困难。偶尔他会愿意在我的膝盖上坐一会儿，但也只是在他十分疲倦的时候，时间很短。我十分珍惜每一次抱他的机会。

他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像只蝴蝶，到处飞，稍作停留就又飞往别处。他不喜欢玩具，但很喜欢到处摸索，尤其喜欢旋转东西。一旦有了一辆玩具车，他

不会让车在地上行驶，而是不停地转动车和车轮。圆环啊，硬币啊，凡是圆的东西，他都喜欢拧着转。他还喜欢转自己的身体。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随时随地都会转起来。我们常常要跑去拦住他，否则他会转个不停，直到头晕眼花，跌倒在地。

他不关心其他孩子。我们到儿童游乐场玩的时候，他站在沙坑里，抓着沙子到处撒，或者向积水潭里扔石子，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有时，他会把妹妹莎拉当做一样东西或一件家具，用毯子蒙起来。如果莎拉挡住了他的道，他会掐着她的脖子，把她拎起来扔到一旁。

我心中隐隐约约冒出了“自闭症”这个词。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感觉那些描述和卢卡斯的行为很像，但我和柯勒都不愿相信事情会严重到这个程度。

我们和卢卡斯的奶奶格尼拉谈起我们的担忧。格尼拉每周都来看望卢卡斯几次，祖孙俩十分亲近。她认为我们是杞人忧天：卢卡斯活泼开朗，虽然说话有些迟，但他还小嘛，况且卢卡斯刚刚添了个小妹妹。孩子有了小弟弟或小妹妹之后，出现暂时的发育倒退也很常见。

格尼拉带孩子很有经验，我们很愿意相信她的话。她建议说，如果我们担心孩子的语言发展有问题，不妨联系语言治疗师。我们打了一通电话，最后找到一位治疗师，他要到10月才有时间。也许这样更好，我们计划夏天全家去度假，那样在一起的时间会更多一点，卢卡斯也可以有机会再长长看。

夏天来了又去，秋天到了。我们还是一直被担忧折磨着。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哭是因为他，因为他与别的孩子不同

和语言治疗师约定的日子到了。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空气寒冷清澈，沿途树色斑斓。卢卡斯一头短短的金发，懒散地披开，十分可爱。我假装只是开车带他出来兜风，但他瞪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看着我，一脸严肃的表情。他也许觉察到了我的心情。

道路空旷，我们很快就到了医院。我感觉太快了一点，真希望时间能在此时此刻停下来。语言治疗师和我年龄相仿，她俯身和卢卡斯打招呼，可卢卡斯扭扭身子，一头冲进候诊室。在房间里，他像一阵旋风，到处跑个不停。我尽力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安静一点，但做不到。

“没关系，”医生说，“这里的東西不怕碰坏，我们先谈谈吧。”

我尽量放松，但一直留神看着卢卡斯。医生问了他的年龄、成长过程、家庭成员，以及我们为何来这里。从卢卡斯的成长记录上看，他6个月的时候没有开始牙牙学语，10个月的时候听不懂一个单词，18个月的时候还不能连贯地说出8至10个单词，不会说身体部位的名称。

医生拿起一只黄色的袋子，要卢卡斯到她面前去，可卢卡斯仍旧在房间里跑个不停。我只好拖住他，两人一起坐在地板上。

“你看，”医生说，从袋子里拿出一只玩具牛，“这是什么东西？”

卢卡斯不说话。

“牛是怎样叫的？”

没有回答。

医生又拿出一个玩具车。卢卡斯一把夺过来，然后转动车轮，玩了起来。

“那是什么？”医生又问。

卢卡斯还是沉默，看都不看她，只是自个儿把车轮转个不停。

“这里玩具多着呢，你玩其他东西吧。”医生把口袋递给他。

卢卡斯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个球，马上把球扔了出去。“球，”医生说，想让卢卡斯跟着说，但他就是不说。

离开医院后，我不想立刻回家，于是开车兜着圈子。我看着身边的儿子，十分正常，看起来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也许只是说话晚点而已吧？但我心里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我拿起手机，拨通柯勒的电话。

“怎么样？”他问道。

“她还不能下结论。她认为孩子应该做一次神经检查。”

“那就做吧。”柯勒说。

“我认为他有自闭症。”我说。

“也不一定，也许是其他什么呢。”

“她让我多看看有关自闭症的书。”我说着便哽咽起来，一路哭着回家。我不时看看卢卡斯，不想让他知道我之所以哭都是因为他，因为他与别的孩子不同。他是我的孩子，无论如何，我都爱他，世上万物都不能改变我的心。

找寻通往他的世界的语言通道

卢卡斯确实有自闭症，但他智力正常，喜欢触摸物体，并能很快适应图片交流。让他和世界隔绝的是语言。卢卡斯坚持留在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里。

他会把一个复杂的行为简化成一两个词。比如他把球向我扔来时，嘴里说：“痛！”，他说“手”，意思是想坐到我的膝盖上。我们彼此都没有找到通往对方世界的语言通道。

我读了不少东西，明白早期介入十分重要。孩子越早接受特殊教育，恢复正常生活的机会就越大。我们已经浪费了半年多的时间来等待孩子自己找到通往我们世界的通道，现在，必须我们来帮助他。我们得抓紧了。

每天晚上，等孩子们睡觉后，我就上网阅读有关语言障碍和自闭症的资料。我整夜整夜地上网搜索浏览，每次阅读好几个小时，还订购在网上发现的科研报告。我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筛选，形成自己的一套教育方法，譬如用幻灯片和图片来训练卢卡斯，让他知道不同人的称谓和物品名称。慢慢地，卢卡斯对语言有了理解。

我甚至制作了一本书，里面有食品、饮料以及各类训练活动，还有他喜欢的各类人物的照片，教他通过图片从别人手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们开车来到专门供学习障碍儿童玩电脑的电脑室，卢卡斯可以在这里玩各种电脑游戏。他发现屏幕上有那么多东西，觉得很好玩，很快便学会了如何使用键盘和鼠标。

厄尔扬的训练班就是我在网上发现的。这是在斯德哥尔摩以北的乌普萨拉市的一个私人培训班。厄尔扬·斯旺是发起者。这种教育方法是针对学习障碍

症患者的：首先要“学会学习”，然后才能开始学习。

第一课，卢卡斯要学习听懂“过来”这个词。我坐一张矮凳子上，离卢卡斯不到三尺远。厄尔扬站在卢卡斯身后，抓住他，然后我喊：“卢卡斯，过来！”我一喊，厄尔扬就轻轻地把他推向我，帮助他理解。卢卡斯走到我跟前，我拥抱着他，室内所有人都鼓掌欢呼：“卢卡斯，好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卢卡斯自我意识很强，但我发现他慢慢开始喜欢他所得到的奖赏。这个活动我们重复了多次。如果卢卡斯不动，厄尔扬会说“错了”，我就再喊一次。如果他不肯跑，厄尔扬就会轻轻地把他推过来。

训练内容还包括模仿。桌子上有两块积木，我说“跟我学”，一边说，一边把其中一块积木扔到地上的盒子里。卢卡斯很快就学会了。但他在肢体模仿时出现了麻烦。厄尔扬面向卢卡斯坐下，拍了一下手说“跟我学”。卢卡斯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拍手，而是用手擦鼻涕。厄尔扬的助手站到卢卡斯身后抓住他的手替他拍。卢卡斯尖叫反抗，试图跑掉。我们感到有一丝不安，但厄尔扬认为，卢卡斯不是在我们离开课堂之后才做出反应，当场就有反应，还是不错的。“他是想做好，但如果太难了就会退缩，也就做不出来了。”

卢卡斯在不断进步。他说话不多，但能很快学会新词，并在图上指出来，可学习颜色对他来说还是困难重重。在一项活动里，我们把一块红色的积木和一只玩具牛放在桌子上，然后说“把红色的拿给我”。我们一次又一次帮他正确地选择颜色，可一旦要他独立完成，他常常选中玩具牛。他确实不明白，也许是让我们搞糊涂了吧？他好不容易学会把积木叫做积木，现在我们又突然把积木叫成红色。

卢卡斯开始表现出焦虑的症状：他总是擦鼻涕；虽然他早已学会了如何大

小便，可现在又开始尿裤子；他还抗拒红色。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每人得到了一小碗糖果。待他们睡觉后，我发现小碗放在客厅的桌子上，碗里还剩下一些糖果，全是红色的。我怀疑是卢卡斯在拒绝红色糖果，因为红色糖果让他想起了训练活动。为了验证这个担忧，第二天早上，我们再给卢卡斯一碗糖果。他吃完了其他的，只剩下红色糖果。

我原以为他最喜欢的糖果能够吸引他参加训练，没想到弄巧成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上帝的角色，控制着他，操纵着他的本能，影响并改变他的行为。我惊慌起来，害怕我这样做是在伤害他，红色糖果已经成了他难以承受的重负。

训练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让我感到害怕

我束手无策，好像悬在半空中。当初，刚刚意识到卢卡斯有问题的时候，我感觉脚下的土地骤然消失，好像掉进了无底洞。我拼命爬，直到我看到了蓝天，也看到了儿子的希望。可如今立足之地又失去了。我必须自创一种教育方法。

为此我通宵达旦地阅读有关自闭症、交流理论和心理学的书籍。因为睡眠很少，大脑从不休息，在我感觉中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几乎要消失了。

有天晚上，我梦到逝去的父亲和我说话，我醒来时以为他还活着。他10年

前死于车祸，几个月前是他的忌日。我恍惚起来：也许他真的还活着？

奇怪的事情也开始发生了，让我感到害怕。客厅墙上有一束亮光很是奇怪，一待走近就变得忽明忽暗。夜里各种玩具会响个不停，可我什么按钮也没有动过。电话铃响起来，一接电话，又没有人。到底怎么了？是不是父亲在向我暗示什么？我觉得父亲还活着。

我被诊断为精神错乱。在医院里，我服用了安定片和硝基安定片，整整睡了14个小时。经过5周的强化治疗出院后，我的自信心几乎丧失殆尽。我自己没有一点把握，需要时时提醒自己回到现在。孩子把我拉回了现实生活，他们需要我，我不能、也不想让他们失望。他们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的生活不久便恢复正常。

卢卡斯进了幼儿园，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我，融入一群孩子，由不熟悉的大人照顾。他刚刚三岁半，这是他跨出的一大步。

学区安排了一名特护老师全职训练卢卡斯。卢卡斯像一只调皮的小狗四处奔跑；在游戏室，他乱扔乐高积木，弄坏别人的玩具屋；他拒绝参加早上会操，中午吃饭表现得更糟糕；他时常抗拒语言治疗的训练活动，使得特护老师也经常请病假。这个夏天，卢卡斯进步缓慢，说话能力没有任何进展。幼儿园觉得卢卡斯很难应付，虽然他们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我知道他们很想让他退学。

于是我“诉诸武力”，强烈要求与市政府和幼儿园总监进行对话。夏天过后，卢卡斯有了一位新的特护老师图娃。图娃老师二十多岁，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每天早晨，卢卡斯和图娃一起训练两个小时，然后才去上学。这样他就能得到一些安宁和平静，能够专心接受训练。现在卢卡斯的表现要好得多，他不再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去幼儿园接他的时候也不会站在大门口等我。他常常呆

在沙坑里玩，但总是一个人玩。

我们决定自己付钱治疗，时间所剩无几

11月时，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介绍挪威的自闭症患儿接受强化训练并取得巨大成功，有些孩子已经完全正常，能够在普通学校上学，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帮助。这个电视节目所介绍的方法，正是我们当初给卢卡斯试过、并因为他对红色糖果的抗拒而放弃的行为疗法。我们放弃行为疗法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从那以后，卢卡斯在交际方面毫无进步。

卢卡斯很快就5岁了。我读过不少书，都说孩子如果5岁还不能说话，那么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我们担心，按照目前的样子继续下去，他可能会永远无法学会说话。

我们决定自己付钱治疗。一年的疗程要花费17万瑞典克朗（约16万元人民币），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钱。但我们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别人正从我们身边奔跑而过，时间所剩无几了。

我们于1月份重新开始行为治疗，图娃也来了。卢卡斯发音有困难，于是我们就把90%的训练集中在发音上。我向卢卡斯展示语言的功能以及使用语言所带来的快乐，其中一项活动是在我们家的大床上玩游戏。我呵痒逗他玩，在后面追他，把他摔倒在床上，他非常喜欢。其间我就教他不同的单词，比如“摔倒”。他说“摔倒”，我就倒在床上，他兴高采烈。

这一次，行为疗法进展顺利，他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表现出焦虑症状。不